

炭礦夫

龔冰廬著



現代書局印行

炭 礦 夫

龍 沐 廬 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310

炭
礮
夫

0310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龔冰廬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九江
北平 重慶 鄭州 咸陽
廣州 廈門 福州 汕頭
漢口 香港 洛陽 雲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9, 3, 20, 初版

1933, 5, 1, 再版

2001—3000冊

目 次

炭 礦 夫	1
裁 判	7 3
礦 山 祭	1 3 3

I 之 1

將近六點鐘辰光，天空已經黑暗了下來；雖則是殘冬天氣，却並不覺得怎樣冷。

正是煤礦工場裏將近換班的時候，山道上佈滿了礦夫手中提着的瓦斯燈光，如像鬼火般在四野裏漾動。

西山的麓下，沿着鐵路的一方空地上，是一些無家可歸的礦夫們的大本營，在這空地上，他們用些茅草和泥蓋着一些房屋。這些房屋密密地緊排着，如

[1.]、

像一團掛在枯楊樹上的蜂巢。

這個時候，一盞盞的瓦斯燈從一間間茅屋裏閃出來，上工去的礦夫們，從鼻管裏哼出來幾句不合腔的戲曲。婦女們大都走出來站在屋角頭，等候男子們回來晚餐，孩子們在嚷着要東西吃。

住在這裏的礦夫們，都是些不知從那裏來，不能再向那裏去了的浪人。他們沒有故鄉，沒有親戚，所以祇好在這裏混過這一輩子。或則他們從祖父起就搬到這裏，傳到現在，就把故鄉遺忘了！

他們都是各式各樣的，從各各不同的地方來的窮人，帶着他們各各不同的方言；因為在這裏住久了的緣故，他們大多數已有了相當的同化。他們相互團結着，互助着。所以他們雖則是各式各樣的異方人，但非常地融洽，在這裏的一大集團中，恰如一家人。雖則他們也免不了衝突，但總不過由於一時的衝動，他們總還是團結的，因為他們都深深地知道，他們是在同一的命運中。

殘冬的山道上，被積雪融化下來的水分，弄得非常泥濘。這時從西山的麓下，有一個老人不勞跋涉地

踏着不平整的山路向這蜂窠似的羣居中走來，他很艱澀地，佝僂着背走他的路。幸而是向晚的天氣，地面被冷風吹得有些結凍了，然而因他走路的遲鈍，常常被泥濘把他的鞋子膠住，使他幾乎絆倒。

——什麼時候這路會變得好走點了，天哪！

他近於自語似的說着，聲音非常他低微。但他雖則詛咒着，懷恨着，他却並不因此退縮，他仍繼續跨着他的脚步，他很虔誠地挨向前去，他的手中緊緊地捏牢着一盞舊洋鐵管製的瓦斯燈¹，燈光微弱地照着他的去路。

轉過了西山的背面，踏上了舊禮拜堂前面的大道，路比較好走些了，他才把脚上黏住的泥污灑落了一點，瓦斯燈裏放了一點水進去，然後大踏步向前奔去。

在那大道上，密密地走着成羣的炭礦夫，這些對於他一點也引不起注意來，雖則這是普通得很的事情，但他連頭也不曾一抬，他永遠是把頭低着，好像在這宇宙中，祇有他一人在獨步。

這樣地繼續走了不久，他已經從一條小路上穿

到了這堆蜂巢式的茅屋的叢裏，那裏正籠罩在充滿水汽的厚空氣中，未全散去的炊烟，還微淡地盪漾在冷風中，小孩子們羣集在黑暗的屋角間跳躍着，他們是活潑且歡喜，他們還不曾看見過此外的世界。

每間茅草房的蘆壁間，從狹狹的小窗口中透出些闇澹微紅的煤油燈光，這些燈光並不能照耀出一點光線出來幫助人們的視力，只是更形顯出了整個的環境中的黑暗。這茫茫的夜的恐怖，尤其會使人聯想到這宇宙的浩淼與深祕。

那位老人幽默地在茅草屋間走着，他不和一個人交談，別人也並不曾注意到他，他穿過了那裏的一條儘能容一個人走得過的小巷，走到了他的目的地。這裏是一間和四週一樣的普通的茅草屋，屋頂是弧形的，低矮而且狹小，一扇薄板釘成的小門，塞住了一個異常矮小的門框，蘆壁上開着一塊一尺見方的小窗口，用木片釘成小方格，上面糊些報紙。

窗洞內沒有光線透出來，裏面黑沉沉地沒有一點東西能給人看見。這裏好像是久湮的古墓，沒有一點生之氣息，從對面人家的小窗口內發出一點煤油

燈的微光，映在籬壁上，發出一線深沉的而且苦悶的暗紅色，在這裏面，誰都不會相信還有活着的人在住着。老人把手中提着的瓦斯燈提高起來，照耀着那扇狹小的窗子，但他沒有看見什麼，他祇照見了釘在外面的，破爛的木板和被風吹雨蝕而快要腐敗了的蘆壁，裏面沒有一點聲息，外面也異常寂靜，祇有遠處山腳下的瓦斯燈光，更密密地排着隊伍在閃動。

老人把拿瓦斯燈的手落下的時候，他長嘆了一聲！但他沒有因這剎時的傷感而減少了他的勇氣，他把瓦斯燈重新提將起來，先把他的週遭照視了一回，然後輕輕地把板門推動起來。薄薄的木板門，本來沒有什麼重量，但因門後有什麼攔塞着，並且門臼也朽腐了的緣故，他推門時發出很大的聲響！老人非常胆怯地，好像一個深夜中的賊子，他聽見聲響太大了，立刻停止一下，躊躇了半天。

終於他又去推門的時候，聽見了裏面發出了一聲低微的人聲。

——誰啊？……

——是我呢。你沒有睡着？

老人這才勇敢地用勁推着門，把門推得半開了，伸手進去把後面撐着的一張凳搬開，走了進去。

當他進去的時候，在沉黑的屋角的深處，發出了一聲女人的叫聲，這聲音帶着病癆的微顫，非常之低弱，但又十分親熱而且感人。老人立刻把瓦斯燈光側轉過去向着那睡在屋角裏的一張牀上的女人。那女人輕輕地掙動了一下，避開他的刺目的燈光；接着，她又傷感地像在一個極大的困頓中懇求人家援助似地叫了那老人一聲：

——爸爸！

那聲音恰似羔羊向乳羊親暱時的低鳴，在這音調中帶有無限的人情味，老人因此感動了，流下了眼淚。

老人走前了一步，把瓦斯燈湊前去燃着桌子上的一盞煤油燈。煤油燈的弱小的光芒，儘能把一間狹小的屋子映演出一點輪廓來。

屋子內非常簡單，屋角的深處是一張木板小牀，牀前一張小方板桌，在靠近入門處的左邊，安排着一付簡單的爛泥灶。

就這樣簡單的一間屋子中，每日的起居通同在內了。他們在裏面吃，在裏面睡，也在裏面做工。僅僅是這樣，窮人們一輩子的生命就在這裏渡過了。

屋內異常地灰暗而且蕭條，泥土的地面，被屋頂上漏下來的雪水弄得異常潮濕，人走動時腳底下會發出吱吱的聲響。一般觸鼻欲嘔的腥臭，使人聞着了不爽。這裏充滿的是疾病和飢寒，空氣中滿是微菌和腐臭。那婦人正捲縮在一牀破被絮裏，一個又黃又瘦的臉兒伸在外面。她的頭上的長髮，很蓬亂地捲成了一團，蓋在她的蒼白的額上。在老人把煤油燈點燃起來的時候，她把臉轉回了過來，並且把眼臉開始張開來；她的無神的眸子死釘在老人的臉上，好像她對他有所訴苦，也像是有所詢問。但她只是沉默着，他並不要說什麼話。

老人把他手裏的瓦斯燈在桌子上放了下來，然後在牀旁的一張狹凳上坐了，當他坐下時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這一聲長嘆中，發洩了他在山路上跋涉的困頓和由目前的印象使他生出的傷感。他也不說話，兩個人相對沉默着，相互看了看。老人在路上帶

來的興奮，至今似乎已消失了。

那個婦人和老人是父女，她是一個礦工的妻子，老人是煤礦公司的機器間裏的火夫。

兩人相對沉默了許久，老人幾乎忘了他是爲了什麼而來的，其實他確實沒有什麼必要的事務，他此來的目的，僅僅不過是來探望一下，他要探望他的新生的外孫。一個老人對於一個小孩，總會起一種無意識地的熱愛，尤其是那老人在長久的孤獨之中，所以對於外孫的愛愈加狂熱。

終於是老人先開口：

——今天還在發熱麼？

——不，現在不……

這樣簡單的對話過後，兩人又沉默了。他們很想多找些話來談，但是都沒有話講出口。

——阿根睡着了麼？——老人明明知道他的外孫在他的母親的懷裏熟睡着，但是因無聊的默然之後，他脫出了這一句問話來。他不等回答，立起身來走向屋的深處。他起先躊躇了一回，終於去把安放在一隻破泥爐灶上的瓦罐蓋揭了開來。

婦人起先看着他，等他走到灶前去時，她機械地坐了起來。

——你要喝茶？爸爸。

他沒有回答，他長嘆了一聲！

老人繼續在四週摸索着，在放糧食的木箱裏，在滿塗着油垢的空碗裏。在他摸索着的時候，婦人瞪視着兩眼，驚奇地看着。

結果，老人頹然地倒了下來，當他在凳上坐定的時候，婦人流起淚來。

——唉，你們什麼都沒有了麼？——老人帶着感慨的聲調問：

婦人還來不及回答的時候，睡熟在他懷裏的小孩被她的震動驚醒了。小孩起先輕微地掙動着，後來幾乎哭出聲來。婦人很有訓練地把小孩從破被中抱了起來貼着她的胸脯。老人立刻又站起來，神經質地走將過去，想把手伸過去抱那小孩。婦人驚駭地看着，她把孩子更貼緊着她的身子。老人這才覺得有些突兀了，他靜靜地站着，在他花白色鬚鬚遮掩着的綫裂的雙唇上，浮泛出一層出於衷心的微笑。接着他又

俯下身去。兩眼直釘着那孩子，長久長久不把視線偏向別處去。

孩子很安分地伏在他母親的胸前吸乳，老人不斷地站在旁邊凝視着。他像是很有興味地，非常之有意義地在討究着一件難見的事物。他不斷地微笑。

因為飲食的不足，尤其是正在疾病中的那位婦人，兩奶簡直是乾枯得像放空了氣的皮袋，祇不過兩層皮懸掛在胸前。小孩子却很貪食地在狂吸，老人也很滿足地看着。

終於因為沒有乳吸着，小孩子哭起來了。婦人忙着哄他睡，老人也同時失望起來。

——那來的乳呢？……這幾天我東西都沒會吃……

老人退將後去坐到他的原位上，並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停了半天，向他的女兒問道：

——東西都吃完了麼？

婦人並不立刻回答他，先嘆了一口氣。

——發工錢不是要明天麼？……——婦人反問着，接着又是老人嘆了一口氣。

老人的初來時的精神完全消失了，他頹然地坐着，把一個頭深深地埋在他的兩臂中沉思着。

——那麼你餓了好幾天了罷？

等了半天，老人突然把頭抬起了一下，高聲地問起來。

——不，是從昨天起！……——婦人的答話近於哀懇似地，音調間帶着無限的傷感。這樣下去，兩人又繼續地默然了許久。

長久的默然之後，老人突然站將起來，把他的手很快地伸向他的袋裏去。經了半天的搜索，才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來。一個報紙裹着的小小的方包裹。老人靜靜地，兩手發着抖把包着的報紙撕開來，他的臉上的肌肉十分地緊張着，兩眼虔誠地凝視着兩手；婦人抬起了半身，驚奇地看着他做，他們都不說一句話。報紙撕了開來，裏面包藏着兩個芝麻燒餅。於是老人的臉上浮起了一層微笑，雙手把燒餅捧着，跑向牀前去。他機械地把燒餅授向婦人的手中，他却始終不說一句話，他只是微笑着，婦人莫名其妙地伸手把燒餅接過來，她不住地看着老人的顏面，終於她流下

淚來了。

小孩子的哭聲漸漸地鎮靜了，他在他母親的懷裏翻了一個身，向他母親看着，母親的淚珠，正滾滴在他的小頰上。婦人凝視了他的兒子一會，把一個燒餅送到他的小手裏捏着，然後又抬起眼來看着她的父親。

——這樣一來，你却要餓肚了啊，爸爸！

——不會，我早就吃了點東西呢，這我本來是買給狗兒的……

婦人的眼淚乾時，小孩也停止着哭聲。雙手捧着一個燒餅，塞進嘴裏去。但他一點也沒有咬着，只是把唾液涎流了一頓子。老人木偶般站在旁邊看着，他不斷地微笑着，婦人也靜靜地看了半天，才從孩子手裏把燒餅奪下，咬下一小塊在嘴裏把來嚼細了，再送到孩子口裏去。

孩子吃着燒餅，立刻笑起來了，他揮着雙手，擊着他母親的胸脯。

婦人也微笑起來了，老人更可愛地笑着，臉上現出一點愉悅的光輝。他俯下身去，熱情地吻着小孩的

雙頰，嘴裏輕輕地說了一聲：

——你這小狗仔！

接着老人狂笑起來，他笑得背更佝僂着，兩手伏在膝上，半天喘不過氣。他笑得太烈害了，咳嗽了起來。

這一場歡喜繼續了很長久，老人覺得有些疲倦了，退後去仍舊坐到他的櫈上，他的笑容還不曾收斂。

餓了很久了的小孩子，不多一刻把整個餅通通吃完了。小孩吃飽後，喜歡地抓着他母親的衣服扭着玩。婦人把一個未吃過的燒餅，很寶貴地向牀旁的竹籃裏藏起來。這時她突然把笑容收斂了，莊嚴地凝視着那孩子。

——這一個餅你吃了吧……

老人的臉色也變得莊重了，低聲地說了這一句。

——留着罷，‘留着今夜再餵他。’你看這孩子，他是很容易餓的！

你吃了罷，你也餓了……

——不要緊的，我不覺得什麼……明天是